



白盒子艺术馆 WHITE BOX MUSEUM OF ART

呢 啾 TWITTER

乔迁艺术 · 品鉴沙龙

ART SALON QIAO QIAN'S WORK

01

伤感之上盛开的一朵轻盈之花

ONE LIGHT FLOWER BLOOMS ON SADNESS

文/伊 丹 By Yi Dan

乔迁的作品里有一份圣洁，它属于纯真年代在这个世纪的回音。尽管他为作品起了一个很乡土的名字“张蛋蛋与李花花”系列，但是这个系列的每个作品从内而外散发的都是都市的气息。那是属于都市的孤苦，属于都市的迷茫忧郁，以及从喧哗中提取的宁静，它属于伤感，却在伤感之上开出轻盈的花来。

“张蛋蛋与李花花”系列，每一件作品都有一个主题，每一个主题都描绘了一个不同的状态，“青青草”、“火”、“同行”、“新生”、“种子”等等。这组作品尺寸大小不一。对于雕塑来讲，比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不是任何一件雕塑都可以按比例放大或者缩小，每一件雕塑的气质、形态，都有最合适的尺寸，乔迁在做这一系列作品的时候，将尺寸把握到了最佳的状态。如果说尺寸也是状态之一，那么它的大小比例也折射着某种情绪。

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欣赏这组系列作品的原因，它浑身上下洋

溢着一种精致，它不是外表，不是可看得见的雕塑的细节，而是骨子透出来的精致和纯真。这一系列作品人物都穿着简单的衣服，让人产生怀旧的情结，它的服饰让人回味到“五四”时期的青年，甚至是元末明初时期，平民百姓的服装，这一件件作品生动地摆放在那里，似乎让人走进了类似小剧场话剧的氛围，简单的服饰样式，几乎意在于化解任何服饰本身带来的信息，却在同时找到了一种风格，与人物的形象本身达成了默契。他的其中几件雕塑的服饰语言在人物的身上看上去是那么地随意，却又是最好不过的选择，因为它携带了农业社会的气息，有着农业文明的一系列趣味。而人物的形象却是都市生活才有的，冷默，孤独，恍若梦境，并沉溺在梦境中，似乎用梦境照亮了脚下的道路，那是一种忧伤，无力，却流露着黄金般的质地。

乔迁的作品感人，它的作品摆在那里，会让周围的空气纯情起

来。它的作品像艺术家本人的身世一样，从乡土中来，带着乡土文化熏陶出来的文人气息，最可贵的是骨子里的那份朴素，然后经过了都市生活的洗礼，将这种乡土气质转化成了精英追求。因此，乡土在这里已经脱胎换骨，成了一个基本的动机和出发点，如此进入，甚至成为一个标准的坐标，但在此坐标上却演绎出了属于都市的浪漫情怀，带着某些都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碰撞产生的阵痛，阵痛后的伤痕，以及互相之间的慰藉，和在都市里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依恋。

乔迁曾深入地研究过青铜器，并为此出了厚厚的学术理论书籍，他的这本书，没有专业理论词汇的堆积，乔迁以他对古代青铜器最质朴的认识，娓娓道来了古代人民的审美如何在青铜器上反映了出来。近年来，乔迁的作品也频繁地出现在国内外艺术展览中，并被文化机构和个人收藏。2007年底的华辰拍卖会上，“张蛋蛋与李花花”系列之“青青草”以9万多元人民币成交，远远高出了当时的估价。面对市场的承认，乔迁本人一直保持着一位来自乡土的知识分子对功名与金钱的淡泊，他坚持着自己曾经写下的一段手记：“我希望用作品完成自己的精神回乡之旅，我希望用自己的作品歌颂生命的尊严和魅力……”

乔迁的作品有诗意，它纯粹、朴素，他的艺术精神出发点是乡土的，而一切表现都是知识分子式的、都市的情怀，它婉转、精致，有着最厚重的意识和最轻盈的情怀。它让很多生活在都市的、有相似经历的人感动，穿越了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梦想和追求：“青青草”让每个有乡村经历的人想起了孩童时代，与哥哥或者姐姐在山坡上割草，或者稍大一点在那里畅谈；“火种”有着青年时代的梦想，似乎是那个激情年代含蓄抽象的表现；“同行”让人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雉生和子君，却在那份伤逝里脱颖出了现代人的执著；“失重”有着前卫小剧场话剧的意味，一种时空的错乱，和真正的“精神失重”；“新生”有着一份肃穆和沉重，那是一种让人无法言说的沉重，不是一种审美或者一种风格的表现，它带着阵痛和苦难，和苦难背后的镇定自若；“偎依”，则让人想起了校园民谣的那种“白衣飘飘的年代”；“青藏线”属于一份深夜的宁静和光芒，仿佛不同的人，怀揣着不同的梦想，一同前往那个让人魂牵梦萦的高原。 □

(伊丹 青年作家)

- 01 风和日丽
- 02 青藏线
- 03 卵
- 04 荡漾



02



03



04